

荠菜饺子

□魏霞

正是一年中吃荠菜的最好季节。年少时，每到这个季节，荠菜的香气和着湿润的泥土味飘散在空中、钻进鼻孔，我们兄妹会去挖荠菜。

田埂上、道路旁、草丛里，大大小小的荠菜，叶子像带有锯齿的羽毛，浅绿的、深绿的、灰紫的，吸引着我们的眼睛。麦田里的荠菜最为诱人，鲜肥嫩绿，与麦苗的绿浑然一体，须躬下身子细细辨别。当在麦苗间发现了鲜嫩的荠菜，我们会兴奋得大呼小叫。

荠菜挖回家，母亲常焯了水凉拌，我们吃得津津有味。

记得有一年春天，母亲让我们多挖些荠菜，说是一直在外地姨妈家住着的姥姥要到我们家来，姥姥来了就包荠菜鸡蛋饺子。我们听了心里都乐开了花：过年吃顿饺子不是萝卜馅的就是白菜馅的，我们还没有吃过荠菜鸡蛋馅的饺子呢。物质贫乏的年代，饺子难得吃上一次，不是逢年过节，或是家里来了客人，谁舍得吃呢。再说鸡蛋，那时也金贵得很，那是用来换油、换盐或者卖了钱给我们兄妹交学费的，又哪里舍得吃呢？于是，我们挖起荠菜来特别用心，专挑麦苗间鲜嫩的荠菜挖。我们挖的荠菜已经满一簸箕了，早挖的已经有些发焉，姥姥还没有来。我们天天问母亲姥姥什么时候到家，特别是弟弟，一天能问上十遍八遍。

终于把姥姥盼来了，母亲也果真要包荠菜鸡蛋饺子。我们寸步不离地盯着母亲焯荠菜、切荠菜，然后把荠菜和炒好的鸡蛋拌在一起。青青的荠菜、黄黄的鸡蛋、白白的葱花，母亲又滴进去几滴香油，还没有包成饺子，光馅就让我和弟弟流口水。我们守在灶间，看着母亲把荠菜鸡蛋馅包成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，又看着它们在锅里欢快地翻滚。饺子终于在我们急切的目光中煮熟了。母亲先盛了一碗，让哥哥给姥姥端去，姥姥腿脚不灵便，在床上坐着。我和弟弟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的饺子所剩无几都很着急，但也没办法。母亲给弟弟舀了四个，给我和哥哥各舀了三个，我们噘着嘴很是不乐意，但锅里已经没有饺子了。

这时，姥姥在堂屋喊我们，我们端着碗到了堂屋，任由母亲一人在灶间做糊涂面条吃。姥姥把她碗里的饺子全分给了我们兄妹。我们饿狼般大吃大嚼起来。等母亲端着碗糊涂面条回到堂屋时，我们已风卷残云般把饺子吃个差不多了。母亲急得要打我们，姥姥劝母亲：“不要打他们，是我让他们吃的；孩子们还小，正在长身体；再说，我的牙嚼不动饺子……”

至今，我还记得那顿荠菜鸡蛋饺子，母亲和姥姥谁也没有吃一个。长大后回想起来，姥姥哪里是嚼不动饺子，她是心疼我们舍不得吃呀！

现在，不仅有野生的荠菜，还有人工栽培的，一年四季都可吃上新鲜的荠菜，鸡蛋更是寻常，想吃顿荠菜鸡蛋饺子易如反掌，谁还会为了一顿荠菜鸡蛋饺子眼巴巴地想呢盼呢。

如果姥姥活到现在，别说是荠菜鸡蛋饺子，什么馅的饺子不能让她老人家吃够呢！



重返武汉

□蔡随芳

当我3月30号拖着行李走出武昌火车站，准备打车回家时，才发现出租车仍处于暂停状态，只有小部分公交在运行，车次也减少了很多。商铺关门，往日车水马龙的火车站如今只有寥寥几个戴口罩的人。这是我打工多年的烟火城市，热闹被安静所取代，我心中涌起一抹凄凉。

车站戴红袖标的年轻志愿者指导我们如何扫码乘车，他们的热情给了我一丝暖意。

两个多月封城隔离的日子恍如一场梦。在老家的时候，每天只能从电视上看到沦为重灾区的武汉。看到那么多医护人员从四面八方赶来驰援，看到全国各地捐赠的物资纷纷运来，我一次次湿了眼眶。我一次次祈祷，愿疫情早日过去，愿武汉早日康复。

平时半个小时的车程，这回一趟一趨转公交，足足花了三个小时，才辗转赶回住处。

那几天像我们这种提前上班的，出行遇到很大的困难。公交车次锐减，再怎么放宽时间，还是难免迟到。地铁画面全变。执勤人员带上装备，乘客佩戴口罩，人与人之间自觉保持社交距离。许多人不仅仅戴口罩，还有护目镜、雨披、帽子、医用手套，仿佛都成了装在套中的人。

为了减少路上时间的消耗，我只好搬到公司宿舍。我们的工作装备也变了，以前在工地上必戴帽子和太阳镜，现在是必戴口罩。于是，脸上除了眼镜痕，又多出了口罩印。

4月8日零点起，武汉全面解封，朋友圈全是庆祝的消息。但是公交尚未全部恢复，顺风车直至5月31才能上线运行，小区管理依旧严格。国际疫情肆虐，境外输入、无症状感染者现在又成了重中之重。我们不可能让悲剧重演，每个人都小心谨慎地捍卫着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。

每天戴牢口罩、经常给手消毒，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。大家很少抱怨，只是有点担心：“现在戴口罩还可以，但今年武汉的夏天会有多热啊，那时咋办呐？”

老家的疫情远不及武汉严重，很早就解封了。人们的生活早已恢复正常。当我决定返回武汉的时候，家人都劝我能不能把武汉的工作辞了。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回来了，因为我在这个城市洒下了奋斗的汗水，也收获了人生的幸福。我们爱武汉，武汉也爱我们。我们要与武汉一起见证重返辉煌的时刻。

与孩子们云相守

□张林利

在线教学两个多月了，我在网上直播已是得心应手，第一次上网课的情景却历历在目。

正月里，紧急上线的“云端课堂”让我措手不及。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最好！家里虽有电脑，为了防止读初中的孩子偷偷玩游戏，我把电脑拆卸装盒，包裹得严严实实。老公把电脑重新装好，可以正常使用，但没有网络。儿子出主意：“接到路由器上试试！”我们把电脑抱到客厅，把线接到电视上，三个人忙碌了一下午，没有成功。只能利用手机录播了。

开始备网课。网上直播不同于教室上课，考虑的因素更多了。每节课备详案，根据教案精心制作课件。没有电脑，只好在群里寻求帮助。王老师主动提出帮我修改课件。王老师的公婆今年不巧都困在了武汉，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。要等晚上孩子们都睡了，我们才能在“空中”交流。我在手机上遥控指挥，她在电脑端实际操作，等到把课件修改好，已是凌晨两点。

终于可以录课了。蓬头素颜，穿着睡衣，所幸我不用出镜。要不，这样子真见不得人！我关上房门，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调好设备。还没开始，心怦怦直跳。点击“开始录制”，倒计时“3”，我深吸一口气；“2”，我清了清嗓子，咽了一口唾沫；“1”，豁出去了！“Good afternoon! Boys and girls, I'm Miss Zhang……”一个人对着手机，见不到一个人，听不到一句话，心里瘳得慌。哎呀！找不到感觉！说了几句，我便停下来了。这么长时间没看到我的学生，真的好想念他们。一张张熟悉的脸都在我脑海里浮现。再来一次吧！

这次有激情多了，语调抑扬顿挫，还情不自禁地打起手势。如果有第二人在场，肯定以为我脑子有毛病。正当讲得绘声绘色的时候，房门“咚咚咚”地被敲响了，传来儿子的声音：“妈妈，手机借我用一下……”肺都气炸了，所有努力白费，只得再来一次！

我郑重交代家里所有人，我在录课，请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！面带微笑，语气语调到位，我渐入佳境，一切正常！一节课接近末尾，胜利在望。突然，传来一个“大喇叭”的声音：“XX社区的居民们，你们好！新型冠状病毒来袭，请大家做好防护工作，出

门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多通风……”我晕！我家住在路口，社区在楼下设了一个卡点，正在宣传防疫知识。没办法，非常时期，我也无能为力！

午饭后，喇叭声才停止，从头再来。讲得正起劲的时候，打进一个电话，重来！忘词了，重来！

说话结巴了，重来！

……

一节四十分钟的课，我录了整整一天。事非经过不知难！看着生成的课程二维码，好心酸！

网课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，所有地区同时授课，我们用的几个平台都瘫痪了。我急得头上冒汗，学生家长在班级群里炸开了锅。我制作的“知识胶囊”也显示已删除，播放不出来。好在我用的是录好的视频，只要下载了就可以看。我在群里不断安抚着学生和家长，利用中午或者晚上再看课……

作业也是花样百出。我教两个班的英语，学生多。我要求学生把作业发到“晓黑板”上，统一批改。有的爷爷奶奶在家，不会操作，只能把作业拍照发在群里，群里信息量大，很快作业就被淹没，我只有不停地“爬楼”。有的家长拍照技术不佳，仿若艺术朦胧照。我把照片点击查看原图，放大，再放大，还是一个字看不清。每个同学作业上还要写批语。小小的屏幕，我又粗又短的指头刚划上两笔，就占据了大半个空隙，好不容易写个字，歪歪扭扭，像散了架一样。我还要求学生书写规范漂亮，看看我的字，实在底气不足啊！批阅一份，保存一份，发送群里，再改下一份……改一次作业就得花上几个小时。长时间看手机，眼珠酸涩，头昏脑涨，腰酸背痛。你说好笑不？李同学被困在乡下，不能出门买作业本，他竟把作业写在卫生纸上；朱同学平时总爱逃学，现在也能按时交作业，他还在群里嚷嚷，去学校上学最幸福……

给孩子们推荐课外读本、英文故事，进行作文训练、线下答疑……一切慢慢上了轨道，家长们纷纷点赞！

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老师，在平凡的岗位上，管理好自己的一片“责任田”。只希望疫情早点过去，山河无恙，你我无恙，早些重回校园。

房东毁约

□雨娃

大姐开了个早餐铺，生意还可以，但今年赶上疫情，上周才开门营业。为了保证就餐间距，店里的餐桌和板凳都减少了一半，虽然大姐推出了优惠政策，消费满十元赠送一个咸鸭蛋，但生意也大不如去年。

大姐有些发愁，我建议她找房东谈谈，今年情况特殊，房东应该减免一部分房租才行。但大姐摇头说，她去年年底刚交了一年房租，钱都已经交了，合同也签了，找房东谈也是白谈。我知道大姐的房东很难说话，当初大姐租他家房子时，便是一口价，一分钱也不让。

得知周围店铺租金也没减免，大姐心里平衡了许多，只盼疫情结束，一切恢复正常了，生意自然会好起来。

周末下班，我去大姐店里坐了一会儿，正巧房东也来了，他进门先询问了一下店里的生意情况，又给大姐提了不少建议，其实听起来全是纸上谈兵，但出于礼貌我们也没反驳他。

他又寒暄了几句，突然转换了话题，从

兜里掏出租房合同，说，这份作废了，要和大姐重新签一份。租金不退，把租房日期延长三个月。但他又嘱咐大姐，对外不能说是他主动降的房租，就说他是大姐自己要求，今年生意受损，若不减免几个月房租，大姐的店铺实在维持不下去了。这样别的房东问起来，他也有话说。要知道租房子最怕频繁出租，每换一个店主，店铺便有一个月或几个月的空档期租不出去。今年这种情况，更难租。

房东说，这片店铺的房东之间有个不成文规定，房租往上抬没事，私自往下降就是破坏行情，会遭大家排斥。今年这场疫情，生意都受到了影响，他找其他几家房东商量过，但他们都不同意减租，说生意好时也没一个人出来主动给房东加房租的，我们凭什么主动减。我思来想去，也不好贸然自己减租，在家等了好几天，也不见你来和我谈房租的事情，只好亲自登门了。

大姐谢了又谢，没想到这抠门房东关键时刻还挺仗义。



最好的药

□倪明

曾经因为肺炎住院。一个医生领着一大堆学生过来了。他问：“这孩子，怎么才能好得更快点？”

学生们纷纷作了技术性发言，医生都表示不满意，问：“还有呢？”学生面面相觑。

他长叹一声：“要开心一点啊，快乐是最好的良药，一堆猪脑子……”说着，他朝我一扭头，做了个鬼脸。

当时我真的笑了。从那以后，不管是生病还是倒霉，我都会对自己说：“要开心一点呀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”